

杏仁

當我提筆畫起蔥鬱夜花時，是凌晨一點十七分，媽媽正剝著杏仁。

她將杏仁放在沸水中滾燙，咕嚕冒起泡泡，成了夏季熱浪裡被捲起的泡沫。在我眼中，是交錯重疊的印象朦朧，帶濃厚莫奈色彩，燕雀的臂膀一揮，散了轟塌。轉身，媽媽手指我的畫作，問我畫的是什麼，我咀嚼詞語：「向日葵。」但她似乎沒聽見，只是專注看畫。我曾畫過一幅畫，畫的是她，張開雙臂，陽光從遠處撒下，撒到她的眼中、鼻尖、唇上，裸著上身，她總是在笑，開懷地笑，能裝下滿腹曲折。

但背景的調色似乎錯了，我塗的太深，是不見其路的森，鬱鬱蔥蔥的陰鬱。而後她回廚房拿起鍋蓋，蒸氣湧出，灼上手背。我慌忙起身，扔下畫筆，幾個踉蹌奔向媽媽，我拿出藥膏反覆塗抹，她用未受傷的手摸了摸我的頭，我起身，回到畫板前。

一步、兩步，蹂躪大理石磚上我的倒影。

她坐在一把木凳上，一手拿碗盤一手倒水，浪濤沖刷成群的杏仁，伸出手，點了點幾顆杏仁感受溫度，沸騰的熱氣已冷卻，再拿出衛生紙拍乾杏仁，最後望向我。我往畫中加上了幾顆杏仁，在向日葵的旁邊，有被陽光燙傷的痕跡。

她開始搓揉杏仁，不急不徐把皮撕開，嘴角悄悄上揚，一如向日葵蓬勃向陽，當我回過神來，她已拿著一盤撥好皮的杏仁在我身後，剩餘的杏仁她放回了罐子裡，我想等等她會把這罐杏仁放在床頭櫃裡，我往後望了未完成的畫作，再看了看媽媽。無妨，媽媽都會等我的，是吧？

是啊，都是這樣的。

在我作畫時，媽媽得空會在身邊陪我，看我一筆一筆塗抹色彩，堆疊油彩縱橫反覆。有時候，我會嚷著去看畫展，但媽媽卻不解。我想不懂也很正常。那些化學意義上的藝術、那些悲劇，那些破壞性的激情迅速且有力地生長在我的眼角膜和指節繭上。

但她笑了笑，沒多說什麼。

不過這不要緊，媽媽有很多事我都是不理解的，例如現在。

畫完後，媽媽會拿起那張木凳，坐在畫前，木凳總噤噓搖晃，彷彿隨時轟塌，媽媽卻每次沒看到、沒聽見般，噤噓搖著，仔細看我的畫。我曾多次想要修復這支凳子，但無論如何接組、拼湊，它總是像雪崩的山峰一般，坍塌後變得更加桀驁，我懊惱，看了那破木凳，好像明白了什麼

有些事，再怎麼樣都是沒辦法的。

凝重的雲遠處撲襲而來，讓空氣滯悶潮濕，雨落，溼鹹纏上我的頸脖。蹲下折起的褲腳在匆忙步伐中滑落，泥水從鞋跟一點點爬

上暈開，像源源不決而湧進我心臟的不安。打開家門，先是聽見互相指責，再是媽媽的啜泣，接著倒塌的巨響用力關上門，是房門，而我站在家門口。

無論發生什麼，我只負責站著。而那些暴烈是這樣的，急促敲打鑿子，釘入花蕊，咕咚咚匯入根莖，漏出濃稠的汁液，釀出半勺蜂蜜，仍是酸澀與腥。濃重的陽光被淹沒，聽見喀擦一聲鎖芯被含住的聲音，卸掉我的全部力氣，這一種無法被形容的感覺，就像很久以前就被壓抑的疼痛，層層疊疊覆蓋上來，使我無力再拿起畫筆、無力思考、無力覆蓋新的油料。

我想低聲嘶吼，但滯停太久的咽喉開始腫痛。

破木凳的倒下刺穿我儲存悲傷的蜜囊，雪崩時的雪花落在我的肩上，我或許早該知道了，不，我或許早就想到了，只是它來的迅速又猛烈，像杏仁被撥開的瞬間，很快，還沒來得及感覺，刮刀就劃破了指尖，汨汨流出的血，從眼角一顆顆落下。

媽媽回來了，胸口抱著青綠的本子，我突然想起之前看的那幾幅畫，想起當時背景鬱鬱蒼蒼又陰鬱的森林，想起當時心悸。

於是我用媽媽看我畫的的目光看向媽媽，她四處走著，我跟著，像好久以前一樣，最後媽媽停下腳步、蹲下，肩膀和背脊一上一下起伏，我接連幾個踉蹌奔向媽媽，拿出藥膏反覆塗抹，她摸了摸我的頭，我起身，一步、兩步，踩踏大理石磚上我的倒影，人影卻已模糊。

媽媽是一艘愛上了巨浪的船，此時巨浪將船打濕，吞下了她的呼吸，所以她無時無刻的沈默也顯得合理，我拿起那幾顆未剝完的杏仁放進嘴裡，我彷彿知道媽媽要說什麼，但她停滯了一瞬，隨後

便無悲無喜。

今天是我生日，但媽媽卻似乎不記得，坐在嘖喳木凳上，搖擺，眼底卻不再是向日葵向陽蓬勃，空的，彷彿被吞噬了記憶和情緒，我顫巍撫上她的手，想說些什麼，卻停頓、戛然而止，失去了發聲的能力。

外面的陽光亮了又暗，燕雀一隻隻落在電線上，搖頭晃腦，便也成了音符。我早也畫，晚也畫，但我不再將畫中的花當成媽媽，只是拼命畫就好。直到媽媽報告出爐，阿茲海默，紙上的字很小，我看得很吃力，看了很多次，還是讀不懂意思，不願不能，像那些苦澀而令我清醒的杏仁，味辛苦甘溫、有小毒。

媽媽已經忘了很多東西，那幅向日葵、一起追的粉蝶，滯悶雨季中的暴烈，洶湧波濤的巨浪……她忘了許多，但她卻從沒忘記如何剝杏仁，卻不知道為什麼、為誰，只是重覆動作，渾然不覺流下淚。

我們都在記憶的荒島上擱淺了。

隔年生日，我在床頭櫃翻見禮物，將盒子打開，裡面是一罐杏仁，和一組新畫具。我細細數著那些杏仁，那些在我唇齒之間反覆的杏仁，那些，媽媽一次次的用冷水沖刷杏仁，浪濤洶湧沖襲成群的杏仁，並且總會掉幾顆較為瘦弱的杏仁。

墜地的聲響不大，便輕而易舉就被滔滔水聲掩蓋而過。

梁亦萱

個人簡介

苗栗人，二〇一〇年出生，照南國中七年級學生。

愛好是在晚上變成憂鬱青年，並且十分喜愛作畫和文學。

最愛的詩人是泰戈爾，生活不能沒有長頸鹿，衣著服裝必需 Fashion。

第一次斬獲文學獎，但我仍然是個乳臭未乾的臭小屁孩。

創作理念包括寫出美、悟出美、欣賞美。

得獎感言

最初是媽媽買了一罐杏仁罐頭，但她也沒剝，我吃了幾顆就在原地發愣。

只能說靈感是一種爆發的感覺。

最後感謝伴我身旁的友人，支持我的家人，還有指導我的黎光旻老師，感謝給予我肯定的評審老師、主辦方，最後的最後再次感謝指導我的黎——光——旻老師，還有我親愛的扁扁學姐和大哥。

短評

吳鈞堯

父母關係在這次徵文中，都格外不友善，甚至是分裂與悲傷，本篇也是。書寫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母親，還知道如何烹調、剝解非常費工的杏仁，在一次次的剝解動作中，便也藏匿了母親對孩子的愛。行文大量遮掩，比如父母的關係等，大約是作者難以觸碰的痛，故而許多情節必須自行「腦補」。卑微當中有暗光存在，希望一切化解，趨向美好。